傅博淺談

任責者作的章文介評

翻看每日的報紙副刊、每期的文藝雜誌，可稱得上文藝批評的文章，寥寥有數。一般稱爲「批評」的文章，大部份是捧場的評介文章。

我們五千年歷史，敎化了知識份子注重人情義理，不隨便得罪人，我不傷害你，你不傷害我，互相不是很好過日子嗎？而且人類是感情的動物，我來幫忙你，說不定你也會幫我的忙。

我爲你的書寫評介，不但幫了你的忙，使你的書多銷幾本。連我自己也有好處，不但有稿費，說不定還會碰到出版商的一頓酒肴！這不是天下太平，互相萬萬歲嗎？還有寫那嚴肅的批評文章之必要嗎？

基於這種你有益，我也有益之你我有益的共存思想，評介文章充溢市場。但是你我是否想到：這樣做是犧牲你我讀者的腰包，其結果會是如何呢？

一分錢一分貨，讀者讀了評介文章，相信你我的人格，花了幾十元新臺幣買來那本書，讀後使他們感到如評介文章之內容的，究竟有多少呢？如果，這本書不辜負他們，他們滿足了，可說一分錢買一分貨了。反之，你只爲了自己一時的一點人情，而使讀者失望，遭受多次失望的讀者，其結果是：不買書、不讀書，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不讀書風氣。關於文藝書的評介文章最多，但其銷路不一定好，也許其毛病卽出於此。這不只是你我的書今後賣不出去的問題，是整個讀書界、出版界的損失。

這可不是爲了一時的人情，而喪失你一生的飯碗。更嚴重一點：說不定還會爲了人情，而喪失了你的人格呢！

世間既然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格，卽沒有十全十美的作品，這是理所當然。要

批評一篇文章、或一本書，問題是你的用意何在？只想瞎捧，那就問題叢生了。

一篇文章、或一本書都有其優缺點。然而你盡量找出其優點來介紹給讀者，而少說些缺點，反之亦無不可。只要你說出眞的心得，這就是正確的批評文章。無中生有的評介文章，不但是作者的理智與人格有問題，對讀者也構成負責問題了。

最近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的『中國新文藝叢刊』發行了一百集。確是出版界的盛事。你看，每天的報紙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套書廣告，全套也不過是三、四十册而已。如三家出版社角逐雌雄的『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』，蒐集了八十年來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作品，也不過是五、六十册，比起「網羅了自五四以來，中國之新文學家」（林佩芬「不朽之盛事」）的『中國新文學叢刊』百集，只有一半，設宴歡慶是常理，大書特書無不可。問題是評介文章是否如實評介了呢？

一位充滿雄心的年輕朋友，看了這幾天來的報紙副刊的幾篇慶賀『中國新文學叢刊』百集的文章，發起一念，東借西集，湊成七千元，購入此叢刊一套，說是要寫一部中國新文學史。結果呢？廿四小時內，他放棄了此野心。投資七千元新臺幣即可做一個文學史家，那麼你我都是文學史家了。才能不談，恐怕你準備七千元美金來集資料，也許寫不成一部中國新文學史呢！

這是誰的責任呢？

「今天還沒有一部像樣的新文學史出現……也爲文學史家節省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」（李牧「爲作品選精華・爲文史揀素材」）

「有系統地爲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學史料」（湘農「嚴肅的出版家」）

「更是爲中國文學史留下了最豐富、最齊全的文獻」（林佩芬「不朽之盛事」）

這些言辭，不要說是這位青年，對於文學史有興趣的人，都會想先睹爲快。筆者雖無以七千元買文學史家的招牌的想法，但也是先睹爲快者之一。

這一百册誠如前記評介文章那樣：是有系統、最豐富、最齊全的文學史料嗎？評介者到底對六十年來的中國新文學認識了多少呢？

有系統在那裏？新文學運動大師胡適在那裏？中國文藝鬪士張道藩在那裏？『中國現代小說史』著者最欣賞的張愛玲在那裏？『中國新文學史』著者最欣賞的孫陵在那裏？大動員臺灣文壇開其追悼會的香港作家徐訏在那裏？……。

什麼是最豐富、最齊全？難道這一百位作家以外都不是作家，都不是文獻嗎？新文學運動不必寫嗎？民族文學論爭不必寫嗎？文化清潔運動不必寫嗎？戰鬪文藝運動不必寫嗎？現代詩論爭不必寫嗎？鄉土文學論爭不必寫嗎？……

既然如此，能爲文學史家節省多少時間和精力呢？至於今天還沒有一部像樣的新文學史出現的問題，也許是評介者的眞話：這是見仁見智了。

本文論旨在於提醒市場有限的書評文章作者，要在意自己文章的社會責任。學黎明的「中國新文藝叢刊」爲例，只是方便，並無否定這一套叢刊的價值和成就之意。國內正確、忠懇、嚴謹的批評風氣原本不彰，批評文章的市場有限，眞不應該再浪費時間、篇幅來寫、來登捧場文章，這是作爲書的消費者的讀者如我者最最懇切希望的。